

告别2022, 迎来农历兔年。2023年的1月, 期待万象更新的气氛最为浓厚、热烈。

2022年, 《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》迎来诞生50周年。包括中国在内, 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工作者举行一系列活动, 围绕“下一个50年: 作为韧性、人文与创新之源的世界遗产”探讨世界遗产的历程与未来。

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,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同样居于重要地位。2017年春节前夕, 中办、国办出台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, 阐明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 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作用。

2023年, 距离完成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制定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7年。在全球范围内, 世界遗产已成为当代社会生产资源并与各国未来发展目标深度融合, 在实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、不平等, 遏制气候变化并确保“无人落后”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。

在此背景下, 世界遗产事业的努力方向, 就超越了自身的行业和领域视野, 延伸、融合为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目标。

看·世界遗产

更好传承 更大发展

关注中国世界遗产三大趋势

本报记者 齐欣



花花兔(剪纸) 张永忠作 (山西五台山五福文化博物馆藏)

关注一:

以文明互鉴促进世界相互理解与尊重

2022年7月,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中国浙江青田开幕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既是行业类型遗产, 同时也具备源自世界遗产的衍生轨迹, 可以视为广义的世界遗产组成。

进入2023年, 国家文物局明确提出将持续开展中外联合考古, 推进援外文物保护修复合作项目, 建好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并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国际治理。

文明互鉴需要踏实、长期的探索实践, 也需要为了共同未来而具备真诚、心心相印的交流愿望和信息感染力。

世界遗产是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, 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,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 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。

关注二:

世界遗产日益融入、创新我们的社会生活

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, 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成为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。

1月8日清晨, 朝阳映照中的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开启了新的一天。

漠河位于中国最北端。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远古人类聚落。近年来, 除“冰雪”资源外, 当地还拥有漠河地质公园, 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。

延伸阅读



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(2021-2030)

“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”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(UNEP)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(FAO)统筹的全球倡议, 旨在预防和逆转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空间退化。

2022年12月13日, 中国“山水工程”被列入首批十大“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”。10个旗舰项目致力于恢复总面积超过6800万公顷的区域, 并创造近1500万个就业机会。



图为联合国发布的首批十大“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”中国“山水工程”海报。

关注三:

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以深度融合

近年来, 文化遗产类型更加细化多样。与传统的文化遗产项目相比, 农业、工业、水利等独立发展的行业类型遗产组成了丰富而活跃的“轻遗产”阵容。

2023年, 中国有多项申遗项目将取得重要进展。1月5日举行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确认, 要积极促进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。

后期价值阐释和遗产管理等多个发展方向上, 都呈现出跨界融合的功能和机制需求。

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的各类、各级公园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的局面。1月11日公布的《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》, 覆盖了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景观、自然遗产、生物多样性等最富集区域。

与保护区、保护单位有着明显的不同, “公园”以“人”为核心, 更强调面向社会公众的交互、开放功能和文化氛围。

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(COP15)第二阶段会议期间, 中国“山水工程”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“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”。

进入2023年, 世界局势风云变幻。通过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地共同努力, 世界遗产一定能实现其初衷和全人类的愿望: 促进繁荣、和平与关爱, 让我们的星球有着可持续的美好未来。

辞别过往, 期待华章。

凡考古出土的陶器、青铜器、铁器、玉器、纺织品残存中, 唯陶、玉最可悠久存世, 保存的历史信息也更准确和具有代表性; 深涵的文化底蕴, 也激发我们不断产生新的遐思……

在裴李岗考古现场 感受原始美学魅力

朱炳仁

中华文明, 源远流长。

前不久, 我去了一趟河南新郑。史称轩辕黄帝5000年前就出生于新郑北关的轩辕丘。当地建有“中华民族之根”主题的黄帝故里景区。

还有一件事更了不起。具有8000年历史的裴李岗遗址也位于新郑。我站在遗址发掘现场, 阳光洒向这片已开挖成一排排探方的远古黄土地。

1977年春天, 考古工作者在新郑裴李岗发现了新石器早期遗址, 出土的各种器具, 文化面貌独具一格。这一独立的、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, 被考古学界命名为“裴李岗文化”。

再创造, 足迹始于这里?

后母戊鼎、毛公鼎、大克鼎等都是我们熟知的国宝青铜器。《说文解字》称: “三足两耳, 和五味之宝器也。”在青铜时代, 鼎被视为传国重器, 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
这种常见又神秘的器具, 它到底是如何出现的? 我在郑州见到了裴李岗出土、迄今为止发现最早、最古老的鼎——乳钉纹红陶鼎。

鼎身上一排排乳钉粗犷而排列整齐, 底部三圆锥形小足外撇, 恰到好处, 稳定的三角支撑古拙而单纯的风格, 让日日与铜器打交道、见惯了青铜鼎的我不禁惊呼: “神了!”



目前发现 时代最为久远的 陶鼎

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红陶鼎, 高22厘米、口径为23厘米,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。乳钉纹红陶鼎鼎身呈深腹盆形, 口沿以下满饰粗疏乳钉, 不仅增加美感, 更起到加固器身的作用。作为实用的炊器, 陶鼎多使用夹砂陶, 以增强其耐热性。(图片来源: 河南博物院网站)

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器令人印象最为深刻, 显示出裴李岗人类生活环境已向定居过渡。比较稳定的食物供给, 催生出先民对炊煮类器具的多重需求。

在出土的文物中, 出现了大量的磨盘、磨棒、铲、镰等经过磨制的石器。在遗址现场, 我见到了有锯齿的石镰, 中间略厚而两侧渐薄, 弓背弯曲, 刃部乃是细小平直的锯齿。

人类的生存需求是原始美学孕育形成的原动力。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, 工具生产手段由打制转变为磨制, 既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, 也为审美理念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平台。

除了制作手段外, 裴李岗出土的陶器造型更为惊艳。三足钵、深腹罐、双耳壶都是裴李岗文化普遍流行的样式。一位正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展示了出土的双耳红陶壶, 其腹部附两个对称小耳, 耳上有穿孔; 通体素面, 器型简单, 质朴大方。

在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开始, 不同阶段中的重要美学特征与要素就经考古发掘不断被发现和串联。代表原始陶文化的裴李岗出土陶壶、陶钵、陶碗、陶鼎, 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绚丽的当时社会生产、生活画面; 即使在当代, 裴李岗文化先民们的设计理念, 也同样引人们发出“美”的赞叹。

从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, 考古学家认为裴李岗人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脱离了“刀耕火种”的原始状态, 开始了锄耕农业文明, 为进入全盛仰韶文化时期奠定了基础。

在此前的发掘中, 还发现了镌刻在龟甲、骨器和石器上的符号式原始文字, 这些发现为中国早期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线索。(资料来源: 河南文化和旅游厅网站)

久端详, 陶鼎焕发出的生动、古朴、蓬勃之美喷涌而出, 激荡人心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: “黄帝采首山铜, 铸鼎于荆山下”。传说黄帝铸天、地、人青铜三鼎。裴李岗的陶土匠人自己尚未意识到, 在他手上反复倒腾过的泥巴形态, 到了青铜时代, 会成为权力和身份的标志, 甚至成为国家的象征。

2021年10月, 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大会上公布的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中, 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比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33处。考古学家认为, 裴李岗文化平均始于5000年前, 最早的甚至远至距今8000年, 具有分布范围广、持续时间长的特点。进入2023年, 裴李岗周边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、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都被新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

这些遗址或与裴李岗文化时代相近, 或上下传承演化。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下, 当代公共考古和中华文化传播更应关注一个物质文化遗产与“非遗”的共同话题: 持续演进的裴李岗文化, 提供了探索原始美学源头的一条途径; 而黄帝的“有熊之地”——新郑, 已可称作中国传统美学的一处重要发源地。

链接

(作者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,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理事)